

44

CHINESE-JAPANESE COLLECTION
HARVARD COLLEGE LIBRARY
FROM HARVARD-YENCHING INSTITUTE
MAY 14 1932

T ~~CHL~~ 9296, 2611

↓

4

白乳六州卷第五十四

致師

陣

軍門幕府

願從征伐

乞師

將交惡

軍笱命

專殺

唐宋白孔六帖卷第五十四

水戰一

致師

持重三

陣四

戰傷五

軍門幕府

召募七

願從征伐八

背軍九

乞師十

救援十一

將交惡十二

軍詐十三

軍矯命十四

專命十五

專殺十六

水戰一

哈佛大學哈佛燕京圖書館珍藏印



白孔六帖卷五十四

何

白爭舟楫之利 我得上流何故不克 楚司馬子魚曰

燒浮橋 後漢公孫述遣任蒲田戎據荆州橫江

攻浮橋 魯奇應募鼓舡逆流而上直衝浮橋而

攢柱鉤船 不得進奇乘勢因飛炬焚之橋樓崩

燒船順風 並周瑜赤壁戰燒曹公舟船 門具火攻

大司馬不習水戰 荆門之事取決於征南 後漢

彭司馬吳漢樓船蒙衝 孫權討黃祖祖橫兩

擱大柁繫石為碇 上有千人以弩交射軍不得

前董襲乘大舸突入蒙衝襲身以刀斷兩細蒙

衝乃橫流大兵遂進追而斬之孫權穿昆明池

舉觴屬襲曰今日之會斷繼之功 晉陶侃太守禦賊

習水戰 昆明夷攻以運船為戰 江夏太守禦賊

陳敏敏時寇揚州引兵西上侃乃以運舡為戰

艦或言不可侃曰用官船討官賊但須聞上爾

以舟師伐楚 傳晉王濬拜益州修艦作大船連

于人木為城起樓櫓四門其上皆得馳馬往來

又畫鷁首怪獸於船首以懼江神舟楫之盛自

古未有造船舟於蜀梯蔽江而下吳以欽鎖鎮

截之又作鐵錐丈餘間置江中羊祜獲謀知情

濬乃作筏數十縛草為人令先行錐輒著筏去

又作炬長十餘圍灌以麻油在船前過鎖然炸

燒之須臾融液斷水戰則章邯已亡其城 高祖

絕船行無礙也 水戰則章邯已亡其城 圍高祖

灌之以水 舟戰於江 越伐吳樓船將軍 楊僕

而上舳艫銜尾 蘇烈為神立道大總管率師計

瀕江屯兵定方出左涯乘山而陣與之戰賊敗

死者數千王師乘潮而上舳艫銜尾進鼓而謀

定方將步騎夾引直趨真縱戰艦於江中 河間

都城賊傾國來酣戰破之 縱戰艦於江中 元王

孝恭蕭銑據江陵俄進荆湖道摠管統水陸十

二軍發夷陵破銑二鎮縱戰艦於江中 諸將曰

得舟當濟吾用棄乏反資賊柰何孝恭曰銑之
境南際嶺左薄洞庭地險士眾若城未拔而援
至我且見有內外憂舟雖多何所用之今銑瀕江
鎮戍見艦船蔽江下必謂銑已敗不即進兵規
侯往返以引救湖則吾既拔江陵矣已而救
兵到巴陵見船疑不進銑內外阻絕遂降
水揚行密葛從周涉淮圍壽州行密出車西門
進壅淮上流灌師古軍張訓自連水來行密使
將羸兵一千人為前鋒師古易之方圍碁軍中
不顧朱贄以百騎持沐旌幟直入師古壘舞槊
而馳駟亦登斫超其柵沐軍大器即斬師古士
死十人全忠聞之與從周皆遁走追及壽陽
大破之叩淠水方涉為瑾所乘溺死萬餘
輕船田頔攻趙錕於宣州墮出東漢乘暴流以
之錕驚反舟順流始頔將王壇等以舟師躡神
遂見禽福軍半濟神福後至吉陽磯不戰會日暮
壇掩神福軍半濟神福後至吉陽磯不戰會日暮
反舟順流急擊大破之擇善游者泐汴渠夜入

栢良器李希烈圍寧陵過水灌之親令軍中明
日拔城良器以救兵至擇弩手善游者泐汴渠
夜入及旦伏弩發造齊雲船數百艘南唐李景
賊乘城者皆死造齊雲船數百艘南唐李景
征無水戰之具已而屢敗景兵獲水戰卒乃造
戰艦數百艘使降卒教之水戰命王環將以下
淮景之水軍多敗長淮之舟皆為周師所得又
造齊雲船數百艘世室至楚州北神堰齊雲舟
大不能過乃聞老鵲竹竿維戰艦于河事見火
河以通之遂至大江竹竿維戰艦于河事見火
載灰豆江砂五年春三月命王率水師大小戰
趨淮甸夏四月乙巳大戰淮人于狼山江將戰
之日召指揮使張元實計之曰彼若徑當避其
初仍令軍中宿理帆檣載石灰黑豆江砂以隨
焉翌日昧爽淮船果乘風自西北而下危檣巨
艦勢若雲合我師皆避之而賊舟既高且巨不
能復上我師反乘風以逐之復用小舟圍其上
右賊迴舟而鬪因颺石灰賊不視乃撒豆于賊
我則砂焉戰血既漬踐豆者靡不顛蹙因縱火

見卷五十五

三

何

油焚之吳越敗史

致師

自環人掌致師

致師者致其必死之士犯敵

四方之故

卻其以事謀來侵伐

訟敵國

來則往

之與訟曲直若齊

楚許伯御樂伯攝叔為右以

致晉師許伯曰吾聞致師者御靡旌摩壘而還

樂伯曰致師者右入壘折馘執俘而還

軍門之外

晉趙旃掉戰夜至楚軍席於

踞轉

而鼓琴

輔衣囊也張幣

嘗寇而速去之

嘗試

師掉戰

魏氏春秋曰

諸葛亮屯渭南糧少欲速戰魏勅司馬宣

王堅壁挫其鋒亮慮遣書又致巾幘以怒宣王

宣王將戰辛毗杖節奉詔勅乃止巾幘婦人喪

孔唐太宗圍王世充

於東

勇以悼之巾幘音馘

建德自河朔率兵來救太宗自率騎趣武牢建

德自榮陽西上策壘干板渚太宗以五百騎出

武牢將挑戰先伏李勣程咬金秦叔寶令尉遲

敬德執稍造建德壘大呼致師賊眾大驚撓出

兵數千騎太宗遂巡漸却遂引賊以入伏內李

勣奮擊大破之獲其大將殷秋石贊斬首數百

級通典引退

大呼致師

尉遲敬德寶建德營板

設伏取之

挾弓令敬德執稍畧其壘大呼致師建德兵

人者且令其自來

贊皇一品集牛僧孺等兵法

致所謂致人者且令其自來况虜騎倏忽往來

疾如風雷不可將兵遠襲今可以計攻者緣其

有家口輜重不離漢境三二百里來去未得既

有定所便可為謀魏武破烏桓李靖擒頡利皆

何

用此糧少戰利速馬燧田悅敗走魏州李抱真

計少戰利速兵善於致人今悅與苗青常三軍

糧少戰利速兵善於致人今悅與苗青常三軍

悅且來助是腹心支敵也法有攻公孫上哲戰

其必救故趨魏以破之皆曰善

鹽城覆其軍杜伏威傳

持重

堅卧不起漢周亞夫擊吳楚吳楚飢數挑戰

下亞夫堅卧不起終不出夜軍中驚肉相攻擊至帳

起頃之復定梁王使韓安國扞吳楚重吳不

得李廣下馬解鞬李廣望匈奴千騎上山陣廣

過李廣下馬解鞬騎皆恐唯廣曰皆下馬解鞬

示不去匈奴必以我為大軍吳漢後漢吳漢軍

誘之遂縱馬卧胡引兵去吳漢後漢吳漢軍

其勇賊率五千人攻漢營軍中驚亂漢堅射酒

臥不動有頃自定突擊大破之漢字子嶺射酒

樽王霸為後漢將賊挑戰霸不出享士倍惟中

樂賊射城中中霸前酒樽安坐不動

講論門煙火相望負坐惟中與弟講論若無事

稍安陰使斬渠蘇秦曰任大功不輕敵據胡

帥諸胡悉降

牀指麾晉謝艾討麻秋軺車冠憤秋怒少年冠

勸艾乘馬艾乃下車據胡牀指射雉賊杜曾勇

摩賊以為有伏兵不敢進也射雉冠三軍周

訪惡之自於後射骨鯁諸葛亮數挑戰宣王欲

惟以安衆心也骨鯁與戰帝欲令持重乃令

骨鯁臣衛尉辛毗孔坐城門指縱部分意氣閑

仗節制之乃止

舒呂元膺拜東都留守始都有李師道留邸邸

都人震恐守兵弱不足持元膺擒破之始盜發

門指縱部分意氣閑子儀堅壁

子儀虜寇邠州先驅至奉天諸將請擊之子儀

曰客深入利速戰彼下素德我吾緩之當自攜

臣

臣

臣

臣

臣

臣

臣

臣

臣

貳因下令敢言戰者將務持重李晟每與賊戰

斬堅壁待之賊果遁表拍顧陣前李懷光望見惡之戒曰將務持重

豈宜自表裸為賊餌哉晟曰昔在涇原士頗相

畏伏欲令見之奪持重安邊不生事王忠嗣本

其心爾懷光不悅為將乃能持重安邊不生事嘗曰平世為疲人

將撫眾而已吾不欲竭中國力以幸功名疲人

版築不如按甲持重哥舒曜討李希烈希烈退

人版築不如按甲持據城李光弼救常山次真

重以挫之帝不許賊將安思義降時賊將史思明李立節蔡希德

攻饒陽光弼得思義不殺問其計荅曰今軍行

疲勞逢敵不可支不如按軍入守料勝而出虜

兵焱銳弗能持重圖之萬全光弼曰善據城待

舉動安重來填賊圍南陽急填與魏仲犀合兵

動安重賊馭軍持重魏元忠為隴右諸軍大使

不得侵馭軍持重以討吐蕃又為靈武道行

軍大摠管禦突厥元忠馭軍持士死麻葦房管

重雖無赫然功而亦未嘗敗平賊詔瑄持節招討李光進將比軍瑄身中軍

先鋒中軍北軍遇賊陳濤斜戰不利瑄欲持重

有所向中人邢延恩常務持重以挫人之鋒

威老將常務持重以挫人之鋒故其請持重以

用兵常伺敵之際以取勝五代史

敝之哥舒翰奏言祿山雖據河朔不得人心請

將崔乾祐守陝郡仆旗鼓羸師以誘戰覘者曰

賊無備可圖也帝信之詔翰進討翰執曰祿山

習用兵今始為逆不能無備是陰計誘我賊遠

來利在速戰王師堅守無輕出關計之上也國

忠計迫謬說帝宜持重以養威五代梁臣敬翔

趣翰出潼關疑取荆襄遂攻淮南翔切諫以謂新勝之兵宜

持重以養威太祖不聽兵出光州遭大雨幾不

得進進攻壽州不克而多按軍不動符存審晉

所亡失太祖始大悔恨臣

諸將皆欲速戰存審曰不若緩師示弱伺隙出奇可以取勝乃按軍不動居旬日望氣者言有黑氣狀如鬪雞存審曰可以一戰矣乃進軍擊鄴大敗之存審為將有機略大小百餘戰未嘗敗劬與德威齊名

陣四

白楚以甲午晦晨厭晉軍而陣卻至云陣不違

晦晦陰盡日魚麗鄭御王師為魚麗之陣先偏

為偏以居前伍人為伍次之伍承偏注二十五人之陣而彌縫補闕也此蓋魚麗陣法晉敗羣狄

于太原將戰魏舒曰彼徒我車所遇又阨阨險

使以什供車必克更增十人當一請更卒去乃

毀車以為行步陣五乘為三伍兵車車三人今以

人為伍以五人為五陣以相離兩於前伍於後專

為左角參為右角偏為前矩皆臨時處狄人笑

之大敗之笑其失常皆陣曰戰 范匄曰塞井夷竈

陣於軍中而疏行首 疏陣晉侯使斤山澤之

而疏陣之示眾 楚武王荆尸授師子焉以伐隨

也平陰之役也子戟也尸陳也楚奇陣李牧為奇陣張死地謂

始於此參用戟左右翼也史死地背

水陣 兵灋曰右背山陵前左水澤易左次師行次

也法欲右背高 右牝左牡國語范蠡曰凡陣之道

故兵法也 魏田預討烏桓虜伏騎擊之預因地形迴軍結固陣復陣圓陣 陣圖晉書諸葛

圖於平沙上壘石八行行相去二丈相營衛魏

溫見之曰此常山蛇勢文帝莫能識也鵝鵝鄭願

於官渡使運糧賊數絕之乃使十鵝鵝鄭願

乘為一道十道方行以營衛之也我鵝鵝鄭願

御願為鵝越鴈秋陣名鶴烈莊子徐無鬼曰其

皆陣名越鴈秋陣名鶴烈莊子徐無鬼曰其

角右牝上注衛為支離之卒陣立成不正不結

營部遠斥候有無行陣衛靈公問陣於孔子

孔子對曰軍旅之事未之學也軍陣行列孔善

布陣郝廷玉吐蕃犯京畿與馬麟屯中渭橋它

令鳴鼓角部伍坐作進退若一朝恩嘆曰吾處

兵間久今始識訓練法廷玉惻然曰此臨淮王

遺法也王善御軍賞當功罰適過每校旗不

令者輒斬由是人皆自効而赴蹈馳突心破膽

旗自臨淮歿無復校未陣即奔康承嗣寵勛軍

旗事此安足賞哉未陣即奔康承嗣寵勛軍

未陣即奔相蹈藉死者四萬勛釋分戟為陣

甲服垢襦脫收夷痕士三千以歸胡者被以

愍王承乾好突厥言及所服選貌類胡者被以

羊裘辮髮五人建一落張羶舍造五狼頭纛分

戟為陣繫幡旗自板渚出為陣秦王麾

軍先登騎怒塵大漲乃率史大柰秦叔寶纏

麾幟馳出賊陣後建德軍顧而驚遂大潰兵

家三陣何謂邪象未對半千進曰臣聞古者星

宿孤虛天陣也山川向背地陣也偏伍弥縫人

陣也臣謂不然夫師以義出沛若時雨得天之

時為天陣足食約費且耕且戰得地之宜為地

陣舉三軍士如子弟從父兄得人之和為人陣

捨是則何以陣纔列執長矛馳入業時長白山

戰帝曰善陣纔列執長矛馳入業時長白山

賊王薄左才相孟讓攻齊郡通守張須陀率兵

擊賊士信以執衣年十四短而悍請自效擊賊

濰水上陣纔列執長矛馳入城營刺殺數人取

一級擲之承以矛戴而行賊皆貽懼無敢抗須

何

陀乘之為兩方陣夾之劉鄩以兵萬人攻魏城

大破賊見晉軍驚曰晉王在此邪兵稍却追至

之鄩忽見晉軍與符存審為兩方陣夾之鄩為圓

陣以禦晉人兵八陣圖嘉話錄夔州西市府臨

再合鄩大敗江岸有諸葛亮八陣圖

箕張翼舒鵝形鶴勢聚石分布宛然若有歧水

之態三蜀消傾湧混大樹十圍枯槎百丈破磴

巨石隨波塞川而下及水落川平萬物皆失故

態唯陣圖小石之漂聚行列依然如是今不動

圖陣灋上內史場帝遣使圖須陀提刀略陣忠

嗣請精銳數百襲虜會贊普大酋閱武鬱標川

其下欲還忠嗣提刀略陣斬數千人獲牛馬萬

計問賊陣李光弼賊師周摯取兵復振與安太

俾望曰彼軍雖銳然方陣而囂不足虞也日中

當破乃出戰及期未決召諸將曰彼疆而可破

者亂也今以亂擊亂宜無功因問賊陣何所最

堅曰西北隅召郝廷玉曰為我以麾下破之曰

廷玉所將步卒請騎五百與之復問其次曰東

南隅召論惟貞辭曰蕃將也知步戰請鐵騎

三百與之二百乃出賜請陣諸原僕固懷恩娼

馬四十分給廷玉等光弼功餘見

占候門祥雲列曉陣殺氣赫長虹李周成之熊

羅獨孤及入陣圖記魏之鶴列鄭之魚麗周成

陣解星芒盡李白塞下曲陣解星

除地為場北上中間二百步立五表表間五十

步為二軍進止之節遂聲鼓有司舉旗士眾皆

起行及表擊鉦乃止又擊三鼓有司偃旗士眾

皆跪又擊鼓有司舉旗士眾皆起驟及表乃止

東軍一鼓舉青旗為直陣西軍亦鼓舉白旗為

方陣以應次四軍鼓舉赤旗為銳陣東軍亦鼓

軍鼓舉黑旗為曲陣以應次東軍鼓舉黃旗為

西軍亦鼓舉青旗為直陣以應次西軍鼓舉白

軍鼓舉黑旗為曲陣西軍亦鼓舉黃旗為圓陣

何

以應凡陣先舉者為客後舉者為主每變陣二
軍各選刁楯五十人挑戰第一第二挑戰迭為
勇怯之狀第三挑戰為敵均之勢第四第五挑
戰為勝負之形每將變陣先鼓而直陣然後變
從餘陣之法既已兩軍俱為直陣又擊三鼓有
司偃旗士眾皆跪又聲鼓舉旗士眾皆起騎馳
徒走左右軍俱至中表相擬擊而還每雲鳥陣
日至一行表跪進如前遂復其初唐志
杜甫謾說揔風前略橫陣紫髯分兩旁四十六
戎雲鳥陣為營陣部伍勝
訣負別器能等四十六訣

戰傷

自矢貫予肘及手予折以御左輪朱殷無絕
張侯

筋無折骨刮骨
蜀關羽中箭刮臂
佩刀截矢
漢後

被創
夷傷
夷傷
察夷傷

李陵居延北與單于戰
令軍中傷三創者載兩

而不任干戈
李陵書曰死傷積野餘不滿百而

創痛
中流矢酣鬪不解
史憲忠田洪正討齊

戰中流矢酣鬪不解
蔡嘗為先鋒閱三十

敵飛矢著身如蝟
中流矢忍不言突擊自如
從劉文

靜拒屈突通于潼關
文靜為桑顯和所襲軍且

潰志玄率壯騎馳賊殺十餘人
中流矢忍不言

突擊
對熱海苦戰狀
帝前帝見衣有汗濯處問

其故具對熱海苦戰狀
剡膚敗面
剡膚淡滄痍

視其創帝咨嗟久之
剡膚敗面
敗面碎刺頰

韓愈征每度出兵傷夷不少
贊皇一品集
感勵

士心
同上其傷夷校重妨使役者亦任擇人充

冀漸完 言念忠誠豈忘收獎 張曲江集鋒鏑之

忠誠豈忘收獎 勅張守信書 擇將非良傷人已甚 率爾無謀

輕敵馳突不顧遂損師 慰邊將傷痍詔 封教武

徒擇將非良傷人已甚 重傷殘廢之卒 陸

諫大難始平而百役疲瘵之既重傷 百戰傷痍

被邊長鎮之兵皆 步關傷面身被數瘡 五代梁

百戰傷痍 周從太祖攻蔡州太祖墮馬從周扶體被十餘

太祖復騎與敵步關傷面身被數瘡 體被十餘

箭張歸厚鄆兵大至歸厚度不能支以數十騎

祖還軍中遣張筠馳騎第取之以為必死矣歸

厚體被十餘箭得筠馬乃歸太祖見之泣曰爾

在喪軍何足計乎使昇歸宣武 軍士負之而還

遷右神武統軍同上梁臣傳

王重師取濮州重師身被八力瘡軍士負之而

還太祖聞之驚曰柰何使我得濮州而失重師

乎使醫理之 金創被體戰必克捷 徐懷玉從太

逾月乃愈 戰罷閱創在背者殺之

破徐宿懷王金創被體 戰罷閱創在背者殺之

杜伏威每戰輒先登戰 血鱗面不已 王難得方

罷閱創在背者殺之 足江夏郡王道宗在陣傷 中創墮馬 契苾何力

足江夏郡王道宗在陣傷 中創墮馬 契苾何力

與李大亮薛萬徹萬均討谷渾於赤水川萬均

率騎先進為賊所包兄弟皆中創墮馬步關士

死十七八何力馳壯騎 殺傷太甚 隱太子建城

冒圍奮擊虜披靡去 水建城問徵曰山東其定乎對曰黑闥雖敢殺

傷太甚其魁黨皆縣名處死妻子係虜欲降無

繇 臨終戒其子曰 吾少提一劍去鄉里四十年

間取將相然履鋒冒刃出死

臣

入生而得至此也。因出其平生身所中矢。張廷
鏃百餘而示之曰：爾其勉哉！五代符存審、張廷
蘊常從莊宗征伐，先登力戰，金瘡滿體。莊宗壯
博三城巡檢使，同巡。以為帳前黃甲二十指，揮步軍步虞侯。魏

軍門幕府

轅門 以車轅為門。牙門 建牙也。胥甲 趙穿當軍門而

呼曰：薄人於險，非勇也。傳 竇憲征匈奴，以班孟

武置幕與論，文武運籌帷幄。入幕之賓 晉謝安

章傳毅字仲武，坐帷帳中，風動張。參帷幄機

口開安笑曰：卻生可謂入幕之賓。秘 桓如晦秦王表留幕府，上謁轅門，討捕於分

晉瓌上謁轅門，承氣凌山河。河韓雲卿平淮碑

二龍 烏承泚與兄承恩皆為半盧先。關於大荒

孫遜伯樂川記。轅門照白袍 杜甫喜聞官風動

將軍幕 同 上 西 山詩

召募

白 漢宣時西羌反，募飲飛射士，魯奇應募，宜受

上賞。漢岑彭燒橋，耶榆王郎反，世祖令王霸於

手耶榆笑之。募敢死之士 乞於鄱陽召募 吳

霸慙而反。募敢死之士 乞於鄱陽召募 吳

周祗乞於鄱陽，召募事下陸遜曰：此郡人易動

難安，祗固陳可取之民，吳遽等果殺祗，遜討破

隆 字孝興，涼州有虜，隆請募士三千，無問所從

俱當用之不宜橫**孔**戴紅抹額應詔妻師德後

設賞募帝不許隆吐蕃乃自奮戴紅抹額來應

詔高宗假朝散大夫使從軍**曠**騎張說時衛兵

亡命略盡說建請一切募勇彊士優其料條簡

色役不旬日得勝兵十三萬分補諸衛以彊京

師後所謂**山河子弟**呂元膺拜東都雷守東畿

曠騎也麋鹿人業射獵而不事農遷徙無常皆趨悍善

鬪號曰山棚權德輿居守將羈縻之未克至是

元應募為山河子**募羣盜貸死**曹華進棣州刺

弟使衛宮城詔可**賊略定**商河華遠逐賊斬二千級復其縣又募

羣盜可用者貸死補屯卒使據孔道賊至輒擊

卻之不**募者內應**關播字希烈叛帝以汝州據

敢比稱李元平帝召見拜左補闕不數日檢校吏部

郎中兼汝州別駕知州事元平既至希烈陰使

以命應募凡內數百人元平不寤賊遣將李克

誠以精騎薄城募者內應縛元平馳見希烈

益募兵號後樓都周寶以京師陷賊將赴**募萬**

死一生者南霽雲張巡始被圍築臺募萬死一

乃霽雲也**得衆二十萬**劉仁恭天佑三年朱全

巡對泣下**仁恭悉發**男子十五以上為兵涅其面曰定霸

都士人則涅于臂曰**一心事主**盧龍閣間里為

空得衆**出金帛募兵**康承訓傳龐勛出金**募卒**

二萬為左右鎮邪軍高駢以軍事屬呂用之募

與守一分總置**夜飛將**州有募兵五百號夜飛

官屬如駢府**徵兵滿萬不如召募數千**韓文若召募

將多豪**勇與賊相熟**知其氣力所極無望風之驚愛募

護鄉里勇於自戰徵兵滿萬不如召募數千

勇士為宸衛都閩王昶弟繼嚴判六軍諸衛事

昶疑而罷之代以季弟繼鏞而

勇與賊相熟知其氣力所極無望風之驚愛募

護鄉里勇於自戰徵兵滿萬不如召募數千

勇士為宸衛都閩王昶弟繼嚴判六軍諸衛事

昶疑而罷之代以季弟繼鏞而

勇與賊相熟知其氣力所極無望風之驚愛募

護鄉里勇於自戰徵兵滿萬不如召募數千

勇士為宸衛都閩王昶弟繼嚴判六軍諸衛事

昶疑而罷之代以季弟繼鏞而

勇與賊相熟知其氣力所極無望風之驚愛募

護鄉里勇於自戰徵兵滿萬不如召募數千

勇士為宸衛都閩王昶弟繼嚴判六軍諸衛事

昶疑而罷之代以季弟繼鏞而

勇與賊相熟知其氣力所極無望風之驚愛募

護鄉里勇於自戰徵兵滿萬不如召募數千

勇士為宸衛都閩王昶弟繼嚴判六軍諸衛事

昶疑而罷之代以季弟繼鏞而

勇與賊相熟知其氣力所極無望風之驚愛募

護鄉里勇於自戰徵兵滿萬不如召募數千

勇士為宸衛都閩王昶弟繼嚴判六軍諸衛事

昶疑而罷之代以季弟繼鏞而

勇與賊相熟知其氣力所極無望風之驚愛募

護鄉里勇於自戰徵兵滿萬不如召募數千

勇士為宸衛都閩王昶弟繼嚴判六軍諸衛事

昶疑而罷之代以季弟繼鏞而

勇與賊相熟知其氣力所極無望風之驚愛募

護鄉里勇於自戰徵兵滿萬不如召募數千

勇士為宸衛都閩王昶弟繼嚴判六軍諸衛事

昶疑而罷之代以季弟繼鏞而

勇與賊相熟知其氣力所極無望風之驚愛募

護鄉里勇於自戰徵兵滿萬不如召募數千

勇士為宸衛都閩王昶弟繼嚴判六軍諸衛事

昶疑而罷之代以季弟繼鏞而

勇與賊相熟知其氣力所極無望風之驚愛募

護鄉里勇於自戰徵兵滿萬不如召募數千

募勇士為宸衛都自衛其賜募牧兒三千人

予給賞獨厚於他軍五代史大駭入見帝曰兵法

安不忘危大兵在潼關而無後殿萬有一不利

京師危矣即募牧兒三千人屯霸上使腹心杜乾運

列將分統之又募萬人屯霸上使腹心杜乾運

為帥翰疑圖已表請乾運兵隸節下因詭召乾

運計事者至軍即斬首梟牙門并其軍本傳

募兵得六萬人封常清安祿山反募兵得六萬

斷河陽橋募勇士於市秋仁傑曰北匈奴犯邊

以守賊募勇士於市使梁王三思募勇

士於市踰月不及千人盧募重而約嚴蘇頌諫

陵王代之不決日輒五萬募重而約嚴若夫擇

良將募重而約嚴違所募皆倖劣寒憊破百齊

律必誅殺敵必賞不甄叙州縣募不願行身壯家

平壤有功者皆不甄叙州縣募不願行身壯家

富者以財參逐率得避免所募皆倖劣寒憊無

闕志仁執人賈其勇韓琬上言往者召募人賈

具論其弊

願從征伐

白從軍行徇國奮身卜式上書聞南越反願父

詔曰齊相卜式願奮擊匈奴以贖罪寶年

身國難賜爵關內侯願奮擊匈奴以贖罪寶年

少從軍當顧見阿叱不能禁止婦白母用怒欲

罰之蒙曰貧賤難可居設有功當又張昭弟子

富貴可致不探虎穴安得虎子也又奮年未二

十造作攻城火攻車步隲薦之昭不願曰汝年

尚少對曰童汪死難子奇治阿奮不才年不為

少也領兵孔鼓三軍而進之韓愈與柳公綽中

連有功武鼓三軍而進之陳師鞠旅親與為辛苦挾策

豈常習於威暴之事而樂其戰鬪之危也挾策

從安西節度府馬璘年二十讀漢馬援傳至文

慨然曰使吾祖勲業墜于地乎更學兵書戰策

開元末挾策從安西節度府更學兵書戰策

何

馬燧與諸兄學士策嘆曰方天下有事大夫當以功濟四海渠老一儒哉更學兵書戰策

背軍

白考竟其妻

魏高柔字文惠為丞相理曹掾宋太祖更重其刑全逃亡舊法軍征士亡考竟其妻

曰士卒亡誠可疾然聞有悔者宜貸其妻子一使賊中不信一使誘竇禮近出不還營以為其還心太善之

盧毓刑門殺逃士

吳志孫策伯符初從袁術策騎士有罪逃入術營隱於內

廐策使人斬之訖詣術曰兵人好叛當共疾何為謝耶

以兵自拔

李懷光陰

通宋泚反迹寢露駱元光以華州之眾守潼關尚可孤以神策兵保七盤皆受李晟節度懷光懼下益攜落畏為晟襲乃奔河中其將孟步身段威勇以兵數千自拔歸晟皆表以要官

卒奔亡

李翰三臣論樂毅一為燕將纔勝濟師判劔於二城之間狼狽於兩國之際軍

不振旅身蔡士多亡去

朱全忠殺賢洪懼驅民卒奔亡

亘百餘里武昌杜洪邀之弗及蔡士多亡去趙德諤傳

赦亡命背軍

梁本紀開

平元年十一月壬寅赦亡命背軍髡黥刑徒

乞師

自楚子囊乞旅于秦

重辭穀梁曰公子遂如

出不必反戰

哭秦庭

左傳吳入楚楚申包胥請

夜不絕音水漿不漢陳餘從田橫籍兵也籍借告

急晉伐鄭鄭子駟如秦乞師曰大

同恤社稷之

難犯圍求救

犯師而出

宋圍華氏華登如

十五乘犯師

一宿之行

史趙魏攻韓韓使陳筮

雖病為一宿之行見穰侯穰侯曰急乎筮曰未
 急穰侯怒曰冠蓋相望告穰侯曰急乎筮曰未
 急將**孔**清河太守乞師顏真卿為平原太守安
 人李萼來乞師萼曰聞公首奮裾唱大順河朔
 侍公為金城清河河西鄰也有江淮租布備比軍
 號天下北庫計其積足以三平原之有士卒可
 以一平原之眾公因而撫有以為腹心他城運
 之如臂之指耳真請乞兵淮南辛讜龐勳反攻
 卿為出兵二千杜怡於泗州圍
 三月救兵外敗城益危讜復請乞兵淮南與壯
 士徐珍千人夜斬賊柵出見節度使令狐綯復
 請浙西平巢王重榮巢復振憂之與楊復光計
 見審權復光曰我世與李克用共憂患其
 人忠不顧難死義如已若乞師焉事蔑不濟乃
 遣使者約連和克用使陳景斯總兵自嵐石赴
 河中親帥師往救必俱亡王珂朱全忠謂張存
 從之遂平巢往救必俱亡敬曰珂恃太原侮慢
 我爾持一繩縛之存敬以兵數萬渡河進攻珂
 全忠率師繼進即劾珂交結克用為方鎮生事

不可赦珂乞師太原為何細所造不能進珂急
 使妻遺克用書曰賊攻我朝夕見俘乞食大梁
 矣克用荅曰道且斷往救必乞師李克用劉仁
 俱亡不如歸朝廷同上傳乞師李克用恭敗
 退壁瓦橋甲辭歸窮於克用求救全忠環滄築
 而溝之內外援絕人相食仁恭復從克用乞師
 使百輩往遣使乞兵契丹漢劉旻為折德展所
 乃許本傳遣使乞兵契丹契丹遣楊衮將鐵馬萬騎
 喜遣使乞兵契丹契丹遣楊衮將鐵馬萬騎諸
 及奚諸部兵五六萬人號稱十萬以助旻諸
 將疑鎔詐諸將疑鎔詐未可出兵王不聽乃救
 趙敗梁軍

救援 十一

自犄角戊子駒曰晉禦其上戎克其下諸侯相
 滅亡齊不相救則桓公耻之穀匡救其災大國
 於

小周禮宗伯以禮禮哀圍敗同盟者會財以矯

命救人符於魏王隊內矯發晉鄙軍以救趙軍

漏鑿沃焦釜秦攻趙趙無食請粟於齊不與周

若奉漏鑿患力不能救德不能覆漢田蚡以不

告急天子不救欲令安歸上曰太尉不足與計武

輔車相依示不相援後漢馬武王霸攻周建武

乘時輕進劉備求救於呂布布至謂諸軍曰玄

布好解鬪今植戟營門射小支中則諸軍皆罷一發中之諸將皆伏遂罷兵此亦宜僚弄丸之

類夜不相救世祖擊赤眉耿純伯山營在前去

出戰後敗之世祖明且與諸將至營勞純違詔

曰昨夜困平大軍不可夜動故不相救也

不相救吳楚反攻梁梁急日使使請救於周亞

救梁亞夫不奉詔但絕吳糧孔遣神策將援哥

道吳食盡而退擊大敗之

曜拜東都汝洲行營節度使討李希烈屯襄城

希烈遣衆萬人縱火攻柵殪人于塹以薄壘曜

苦戰破之居數月希烈自率兵三萬圍曜築甬

道屬城矢集如雨帝遣神策將劉德信以兵三

千援之又詔河南都統李勉出兵相犄角勉觀

以希烈在外許守兵少乘虛襲之希烈自解觀

望莫肯救張巡傳賀蘭進明代巨節度屯臨淮

巡復遣南霽雲如臨淮告急引精騎三十冒圍

出賊萬衆遮之霽雲左右射皆披靡既見進明

進明曰睢陽存亡已決兵出何益霽雲曰城或

未下如已亡請以死謝大夫叔冀者進明麾下

也房琯本以牽制進明亦兼御史大夫勢相埒

而兵精進明懼師出且見襲又思巡威聲恐成

功初無出師意又愛霽雲壯士欲留之為大饗

樂作霽雲泣曰昨出睢陽時將士不粒食已彌

月今大夫兵不出而廣設聲樂義不忍獨饗雖
食弗下咽今主將之命不達霽雲請置一指以
示信歸報中丞也因技佩刀斷指一座大驚為
出涕卒不食去指矢回射佛寺浮圖矢著輒曰
吾破賊還必滅賀援予刺賊李光弼有裨將援
蘭此矢所以志也援予刺賊洞馬腹中
數人又有迎賊不戰而卻者光弼詔入援比
召援予者賜綸五百疋不戰者斬
朝恩羞其策繆故深忌光弼切骨而程元振尤
疾之二人用事日謀有以中傷者及來填為元
振讒死光弼愈恐吐蕃寇京師代宗詔入援光
弼畏禍遷延不敢行及帝幸陝猶倚以為重數
存問其母梁求救于晉劉處讓少為張萬進親
以解嫌疑梁求救于晉劉處讓少為張萬進親
劉鄩討之萬進遣處讓求救于晉晉王方與梁
相拒未能出兵處讓乃於軍門截耳而訴曰萬
進所以見圍者以附晉也奈何不顧其急苟不
出兵願請死晉王壯之曰義士也為之發兵五
代史俱受朝委共防患害張曲江邊鎮統軍詔俱

一家況在絕赴援梁太祖紀秦宗權聞盧瑋等
域尤且相援赴援敗乃自將精兵數千柵北郊
五月兖州朱瑾鄆敬塘求援契丹敬塘徒鎮天
州朱瑄來赴援太原地險而粟多吾當內檄
諸鎮外求援契丹可乎梁紀甲辭歸窮劉仁恭
瓦橋甲辭歸窮於李克用求救克用為侵邢治本傳

將交惡 十一

白廉藺 史記廉頗曰藺相如徒以口舌為勞我
羞為之下見必辱之相如聞之不與爭
望則引車避曰兩虎鬪勢不俱生吾先國家之
急後私讎頗聞之肉袒負荆謝罪史遷曰智勇
兼之兩虎私鬪後漢寇恂在潁川賈復部將犯
也後於帝坐相遇曰天下未定兩虎易諸將魏
安得私鬪今日朕為解之遂交歡
帝欲假賈達節曹休曰達性剛侮易諸將不可
以為督魏略曰休怨達遲呵使勅豫州拾棄仗

達曰為國作豫州不為拾棄仗與休呂蒙曰老

更相表魏書云休欲罪達達絕無言呂蒙曰老

母待卿食恐殺之不即還後寧齋酒禮與蒙母

蒙與升堂乃出廚下兒寧許不殺斯須還解衣臥

於桑對自挽弓射殺之畢勅舩人增纜解衣臥

如骨肉何以私怒甘寧蒙聞母言即自至尊待汝

笑曰老母待卿食寧噓噓曰負左傳卻至曰楚

卿即與蒙俱見母歡宴永日

有六間其二卿相惡也此六間之一不可以私

憾忘義魏張遼屯合肥孫權圍之李典曰陳武

備相見晉王濬等伐吳濬不受渾節度濬先平

濬濬常疑渾渾謂濬濬陳武

備然後相見其相疑如此

孔私忿不成大功

馬燧田昂降燧請以洛州隸抱真而用昭義副

使盧玄卿為刺史兼魏博招討副使李晟兵前

獨隸抱真抱真亦請兼隸于燧以示協不協五

一然議者咎燧私忿交惡卒不成大功

朱珍梁兵攻掠四方李唐賓常與珍俱與珍威

名略等而驍勇過之珍嘗私迎其家置軍中太

祖疑珍有異志遣唐賓伺察之珍與唐賓不協

唐賓不能忍夜走還宣武珍單騎追之交訴太

其材為和之

大將不協

郭虔瓘

王為安西

其材為和之

大將不協

郭虔瓘

王為安西

其材為和之

大將不協

郭虔瓘

王為安西

其材為和之

大將不協

郭虔瓘

王為安西

其材為和之

大將不協

郭虔瓘

王為安西

互防飛謗

陸贄奏議李建徽楊惠元兵馬

則懸絕高卑據職名則不相統屬懷光經晟等

兵微位下而忿其制不從心晟等疑懷光養寇

蓄姦而忿共事多凌已端居則宜防飛謗

欲戰則遞怒分功齟齬不和嫌釁遂起

軍詐

偽門事附

雄傑之士因勢輔時作為權詐

謂孫武事變

刑法志

雄傑之士因勢輔時作為權詐

謂孫武事變

刑法志

雄傑之士因勢輔時作為權詐

謂孫武事變

刑法志

雄傑之士因勢輔時作為權詐

謂孫武事變

刑法志

詐白起詐坑趙降卒四十萬 衛鞅請樂飲

史記衛鞅遺魏公子即書曰往與公子驩今為兩國將不忍相攻可與公子面相見會盟樂飲

而罷以安秦魏印以為然 豈尚詐謀哉 左實

右偽為以衣物 韓信擊魏益為疑兵 陳船欲渡

兵夏陽以木罌 晉將征南尚無掩襲之計 羊祜

戰 天兵逐北寧多變詐之謀 不待期而薄人

於險無勇也 苟求詐勝 匪念 擊東南備西北

周亞夫擊吳吳奔壁東南亞夫備西 貿易衣服

北已而吳精兵果奔西北不得入也

後漢虞詡字升卿為武都守不滿三千兵士羗

衆萬餘圍之詡陳兵令從東郭出北郭入貿易

衣服迴轉數周虜恐 反間敵師 太祖與韓遂書

而退設伏邀之大敗

改定者遂將示馬超超 孔曳柴揚塵望者謂大

軍至 顏杲卿兼御史中丞傳傲河比言王師二

而南曳柴揚塵望者謂大軍至日中傳 張疑幟

數百里賊張獻誠方圖饒陽棄甲走

王雄誕與李子通戰蘇州却之子通以精兵保

濁松嶺雄誕遣將陳當率千兵出不意乘高蔽

箆張疑幟夜縛炬於對徧山澤子 使牽類密者

通懼燒營遁保餘杭遂追擒之

臣

臣

臣

臣

臣

臣

臣

臣

臣

臣

臣

臣

臣

臣

臣

臣

臣

臣

臣

臣

臣

懼而走詐為糧車裴行儉突厥反蕭嗣業討賊不

管先是嗣業饋糧數為虜鈔軍餒死行儉曰以

謀制敵可也因詐為糧車三百乘車伏壯士五輩

以羸兵挽進給降常達拜隴州刺史時薛舉方

舉遣將許士政給降達不疑厚加撫陽約降李

接士政伺隙劫之并其眾二千歸賊陽約降李

將兵十萬攻光弼光弼又潛溝營地將沉其軍乃

陽約降至期以甲士守陴遣裨校出若送款者

思明大悅俄而賊數千没于塹城上鼓譟突騎

出乘之俘斬萬計給賊曰吾糧盡明日當降初

思明畏敗乃去弼謂李抱玉曰將軍能為我守南城二日乎抱

玉曰過期何若曰棄之抱玉許諾即給賊曰吾

糧盡明日當降賊喜歛兵待期抱玉已繕完即

請戰賊忿欺急攻之抱玉出奇兵夾擊俘獲過

當刻木作婦人衣絳被髮兵救豐刻木作婦人

衣絳被髮兵夜叢萬炬疑賊郭子儀吐蕃犯武

過斫而火之夜叢萬炬疑賊功乃遣知節為前

鋒擊鼓譟山張慎幟夜叢萬炬疑賊初光祿卿

殷仲卿募兵藍田以勁騎先官軍為游奕直度

涇民給虜曰郭令公來會故將軍王甫結兵屯

俠少夜鼓朱雀街呼曰王師至吐蕃夜潰兵屯

八百里黃巢攻臨安戌將董昌兵寡不敢戰伏

走昌進屯八百里見舍媪曰有追至告以臨安

兵屯八百里矣賊駭曰向數騎能困我況軍入

乃還乎多設疑兵李贇皇賜石雄詔意廣立虛

侵佚且欲偷安夜半食先雞鳴時鳴鼓角馬燧

歲月以老王師夜半食先雞鳴時鳴鼓角田悅

知遂食乏深壁不戰燧令士齋十日糧進營食

口與悅夾洹而軍造三橋逾洹日挑戰悅不出

陰伏萬人將以掩燧燧令諸軍夜半食先雞鳴

時鳴鼓角而潛師並洹趨魏州令曰聞賊至止

為陣留百騎持火待軍畢發匿其旁須悅眾渡

即焚橋燧行十餘里悅兵踰橋乘風縱火譟而

臣

前燧乃令士無動命除榛莽廣百步為場募勇
士五千入陣而待比悅至火止氣少衰燧縱兵
擊之田悅敗走橋已焚衆赴作機橋海州度賊
水死者不可計斬二萬級作機橋海州度賊
至作機橋維以長緇賊半度緇縛藁為人張巡
絕士溺死度者不得戰殲之緇縛藁為人張巡
矢盡巡縛藁為人干餘被黑衣夜緇城下潮兵
爭射之久乃藁人還得箭數十萬其後復夜緇
人賊笑不設備乃以死士五百斫潮營軍閉壘
大亂焚壘幕追奔十餘里賊慙益兵圍之閉壘
示怯五代王景仁初名茂章少從楊行密梁遣
友寧太祖聞友寧死以兵二十萬倍道而至景
仁閉壘示怯同梁兵怠毀柵而出驅馳疾戰酣
退坐召諸將飲酒已而復戰太祖登高望見之
得青州降人問飲酒者為誰曰王茂章也太祖
嘆曰使吾得此人為將天結草為人執以旗幟
下不足平也梁兵又敗

以驢負之

太原可襲乃結草為人執以旗幟

結草為人執以旗幟

驢負之往來城上而潛軍出黃澤關襲太原晉
兵望梁壘旗幟往來不知其去也以故不追
詐為降書梁臣朱珍攻鄆州珍去鄆州太祖乃還
兵挑之鄆人不出朱裕詐為降書陰使人召珍
約開門為內應珍信之夜率其兵叩鄆城門朱
裕登陴開門內珍軍珍軍已入甕城而垂門發
鄆人從城上礮石以投之珍軍皆死甕城中珍
僅以身免太**賊疑救至**黑齒常之垂拱中突厥
祖不之責也**賊疑救至**復犯塞常之率兵追擊
至兩井忽與賊遇賊騎三千方探甲常之見其
之潛使人伐木列炬營中若烽**大舉九節度討**
然會風起賊疑救至遂夜遁**大舉九節度討**
慶緒將戰子儀選善射三千士伏壁內誠曰須
薄營伏發注射如雨賊震**詐言救兵至**葛從周
駭王師整而舊郭子儀傳**詐言救兵至**葛從周
朱僅于兗州未下留從周圍之瑾閉壁不出從
周詐言救兵至陽避之高吳夜半潛還城下瑾

以謂從周已去乃出兵
叔外塚從周掩擊之

軍矯命 十四

白擅發漢書段會宗擅發戊巳**陳湯矯命誅郅**

支朝廷以矯制收繫按驗耿育言陳湯討絕域

湯策虜奮發報十年通誅雪邊吏馮奉世字子

宿耻執憲之吏致之大辟云云

節送大宛客因設其兵擊莎車王莎車王自殺

議封蕭望之以奉使有指而矯制違命雖有功

不可為後法不矯制拜官魏鄧艾伐蜀劉禪降

宜封上善之

拜禪驃騎送於京師司馬宣王使監軍衛瓘喻

艾事當須報艾曰承制拜假以安初附謂合權

也漢魏春秋詔曰司馬法曰賞不踰日欲人速

制拜季艾為河東守來歙承制拜高觀釁而動

峻為通路將軍皆非先請臨時刻印

貞豈綸言且不可稟命且其何士師雖許專征君命

擅稟命則不威專命則不孝宜准灋論無從請雖切

於利便於矯誣大夫出境有可以安國家定社

稷則專之可也傳苟利便宜則非使者以苟利

國家專之可也所司以未有君命何其速歟

上將誠為擇利可與權宜承破竹安可守株

師律尚貞示不敢專是謂臧凶刑放

矯制取馬益軍後漢臧宮擊公孫述衆多食少

有馬七百匹宮矯制赦罪人廣漢羣盜起

以信事君慎守用權制敵從宜在師律而貴

貞豈綸言且不可稟命且其何士師雖許專征君命

擅稟命則不威專命則不孝宜准灋論無從請雖切

於利便於矯誣大夫出境有可以安國家定社

稷則專之可也傳苟利便宜則非使者以苟利

國家專之可也所司以未有君命何其速歟

上將誠為擇利可與權宜承破竹安可守株

師律尚貞示不敢專是謂臧凶刑放

矯制取馬益軍後漢臧宮擊公孫述衆多食少

有馬七百匹宮矯制赦罪人廣漢羣盜起

為益州刺史親入山谷告諭羣盜非矯制受降
起意渠魁皆得悔過歸田自効矯制受降
馬援討五溪蠻宋均監軍援卒均以道遠士病
乃矯制令呂仲奉制書入虜營告以恩信而勒
兵隨之蠻夷震怖斬大帥而降均孔徒屯李晟
為置吏而還自効矯制世祖嘉之孔徒屯會吐
蕃欲佐此帝議幸咸陽督戰懷光大駭疑帝奪
其軍圖反益急晟與李建徽陽惠元皆聯屯適
有使者到晟軍晟乃令曰有詔徒屯即結陣趨
東渭橋後數日懷光并建徽惠元兵惠元死之

專命 十五

白師在制命而已稟命則不威專命則不孝傳
謂

太子魏絳戮揚干之僕公怒曰必殺魏絳絳曰
軍事有死無犯為敬云公跣而出也謝之擅誅羗
任延為武威太守坐討旁郡賊後漢李章為琅
擅誅羗左轉邵陵令討旁郡賊邪太守北海夏

侯思反因太守而據營陵章即發兵千人馳往
擊之掾吏上章曰二千石行不出界兵不擅發
章按劍曰逆虜無狀此何可忍若坐討賊而死
吾無恨遂引兵斬獲三百餘級上狀帝嘉之

不拘科制 太守表鍾由守司隸持節督關專之

可也 大夫出注云黃鬚兒 魏鄆陵侯彰乘勝比至

授節度不得過代違命輕敵彰曰帥師專行唯
利所在縱敵非良將遂斬獲鮮卑太祖持彰鬚

曰黃鬚兒 將在軍君命有所不受 戰魏使辛毗

意何大也 將在軍君命有所不受 戰魏使辛毗

伏節制兵司馬宣王固表請戰亮曰彼本無戰
心請戰者示武爾將在軍君命有所不受若能

制吾豈千里 擅紀功 有監軍張敞承宦官意表
而請戰耶 擅紀功 有監軍張敞承宦官意表

刻石紀功也 違制受降 車送各陽吳漢劾祜違
制受降違將帥 孔將得顓制 招討處置使是時

諸道兵悉中官統監自處進退度奏不從中治
罷之使將得顯制號令一戰氣倍太宗賜靖詔書
李靖五代孫彦芳家故藏高祖太宗賜靖詔書
數函上之一曰兵事節度皆付公吾不從中治
也

兵多則難用將衆則不一
上言兵多則難用將衆則不一宜詔魏博安於
澤潞定滄四節度令各守境以首度支而衛

專行病於羈制
陸宣公奏議凡在執干戈而衛
社稷者皆自謂勲業由已義烈

發心安於專行病於羈制
社稷者皆自謂勲業由已義烈
而委之遂其所安獲其所病敦以付授之義因

以親信之恩假制得自專權得自縱
李觀上宰
相安邊書

擇一虎臣練萬虎賁使將無分權則成功
夫兵
制得自專權得自縱

有專制則畢力將凡臨軍對寇士卒不用命
竝
無分權則成功

得專行其罰
唐六典兵部
下多專命
吳世家撫州危
金諷叛彭彥章

彭玕危仔倡皆叛隆演問嚴可求誰可用者可
求薦周本時本方敗可求疆起之本曰蘇州之

敗非怯也乃上將權輕而下多專命爾若必見
任願無用偏裨乃請兵戰于象牙潭執金諷彥

章葛從周
太祖遣攻劉守文以蔣暉監其軍暉
語諸將曰吾王以我監諸將今燕兵

來不可迎戰從周怒曰兵
在上將豈監軍所得言

專殺
十六

白穰苴斬莊賈
見軍政
斬監軍御史穿軍壘
漢

建字子孟守君政丞監軍御史穿北軍壘垣為
賈區注小菴屋坐買賣也。建斬御史出城奏

於懷中曰穿窬不由路是謂姦臣按軍法正無
屬將軍有罪以聞二千石以下行法焉制曰國

容不入國建何疑
將在別屯殺人
秦彭事見
孫策

斬逃騎士
孫策事見
晉職官志云
使持節次之假

孫策事見
晉職官志云
使持節次之假

孫策事見
晉職官志云
使持節次之假

節為下使持節得殺二千石以下持節得殺無
官位人若軍事得與使持節同假節唯軍事得
殺犯令者江外以來都督**孔殺偏裨**李元諒李
中外尤重唯王導乃居之**孔殺偏裨**懷光反與
馬燧渾瑊討之其將徐廷光素易元諒元諒見
韓游瓌曰彼詬吾祖今日斬之子助我乎許諾
既而遇諸道即數其罪叱左右斬之詎燧謝燧
大怒將殺元諒游瓌見曰殺一偏裨尚爾即殺
一節度法宜如何燧默然元諒請輸錢百萬勞
軍自贖瑊亦為請燧赦之帝以專殺恐有司劾
治前詔**麾下為股慄**哥舒翰事王忠嗣署衙將
勿論大義疏財多施予故士歸心為大斗軍副使佐
安思順不相下忠嗣更使討吐蕃副將倨見翰
怒立殺之**麾下為股慄**斬裨者披闔內軍郭子儀至德二
下為股慄**斬裨者披闔內軍**載攻賊崔乾祐
於潼關乾祐敗退保蒲津會永樂尉趙復河東
司戶參軍韓旻司士徐景及宗室子鋒在城中
謀為內應子儀攻蒲復等斬裨者披闔內軍乾
祐走安邑安邑偽納之兵半入縣門發乾祐得

脫身**殺大將**路嗣恭後為郭子儀朔方節度留
走制嗣恭因稱疾守亮**乘馬不避者即時榜殺**柳
至即殺之一軍大震**乘馬不避者即時榜殺**柳
綽拜京兆尹方起府有神策校乘馬不避者即
時榜殺帝怒其專殺公綽曰此非獨試臣乃輕
陛下法帝曰既死不以聞可乎曰臣不當奏非
在市死職金吾在坊死職左右巡使帝乃解非
用高瑀不能安李長至乃曰為我白宰相徐州
安因**斫父墓射殺**柳仲郢遷侍御史有禁卒誣
瞑目斫父墓射殺里人所父墓栢射殺之吏以
專殺論而中尉護免其死仲郢監罰執曰賊不
死是亂典刑遂獨詔京兆杖之不監朝廷嘉其
守本傳

唐宋白孔六帖卷第五十四

...

...



